

古城名片梧桐树

□吴光明

赤日炎炎,走在枝繁叶茂、遮天蔽日的林荫道下,我不禁想起古城曾经的两张名片,一张是梧桐树,另一张是中山钟楼。

读懂梧桐名片是从上世纪60年代进城读书开始的。开学报到的那天,我背着行李,走出县城汽车站就被一条林荫大道征住了: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,两侧一字儿排开粗壮高大的梧桐树,苍劲的树枝弯弯曲曲,如条条巨龙盘旋而上,树枝上肥大的叶片大有“一手遮天”的味道,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,撑起一片绿色的苍穹,宛如一条深邃的时光隧道伸向远方。我像是来到一个清凉的世界,步履轻盈得大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之感,不知不觉就穿过古城,从西门径直来到东门护城河畔我梦寐以求的师范学堂。

此后,我才知道家乡的县城竟然拥有1600多年的历史,如同镶嵌在一望无际江海平原上的一颗闪耀明珠。1958年,如皋县委下决心扩建县城道路,专门成立了拓宽街道委员会,出动

万余人,一夜之间拆除东城门至西城门千余间旧屋,将狭窄的街道拓宽成宽阔的大街。时隔一年,继续拓宽西城门至西郊汽车客运站路段,形成十里长街,取名跃进路,且在拓宽后的大街两侧植满了粗大的梧桐树。夏日里,绿树成荫,曾是古邑如皋一景。

徜徉在梧桐树下是恬适而幸福的。这是我学校毕业、留城工作后,一直与梧桐为伴、朝夕相处的肺腑之言。春雨霏霏,我撑着伞漫步在梧桐树下,但见寸把长的梧桐新叶似碧绿通透的翡翠,沾满了水珠挂在枝上,闪闪烁烁,撒下一枚枚珍珠,玲珑剔透,无比娇美,恨不能摘下一枚托在掌心仔细欣赏。盛夏,当然是梧桐最风光的时候,走在粗枝绿叶搭起的凉棚下,我仿佛荷叶呵护下的鱼儿畅游在清澈而清凉的池水中,快活极了。偶有阳光透过树叶缝隙,像金丝一样垂落在地面,煞是好看,真是“仰看阳光只见空,不如影里看梧桐”。因为梧桐叶大,最好

在雨中聆听梧桐发出的美妙声音,时大、时小,时急、时缓,高低强弱,委婉曲折,悠扬悦耳,让人如痴如醉。“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”。在诗歌的“森林”中,梧桐好像就是为“悲秋”而生的,而我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,恰恰相反,我偏爱秋日梧桐的诗情画意,此时叶子变成了金黄色,间或几片枫叶般的嫣红,映着秋日明艳艳的阳光,灿烂,耀眼,让人着迷,仿佛一年一度的盛宴。西风起,一张张叶片迎风起舞,飘然而落,月光下,青春少年的我和恋人手挽手、肩并肩,漫步在梧桐树下,身披点点月光,脚踏满地落叶,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清脆声,像在与我们亲昵地嬉戏,我们完全陶醉在这梧桐、月色、灯光融成一体的夜色中,别提有多浪漫!

应该承认,梧桐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有着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。丰子恺笔下的《梧桐树》,可谓描绘人生如树、树如人生的典范。“新桐初乳的光景”,“嫩黄的

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”“均匀而带幼稚气”,就像人生的少年时代,天真浪漫;“绿叶成荫的光景”,“团扇大的叶片,长得密密层层”“从低枝上挂到树顶”,犹如人生的青年时代,风华正茂;“梧桐叶落的光景”,黄叶“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”,“枝头渐渐地虚空了”,好比人生遭遇的坎坎坷坷。我想,倘能认真读读这些诗文,把梧桐树幻化为诗意的意象熔铸在自己的情绪中,恐怕或多或少会得到些许有益的人生启迪。

我爱梧桐,因为它被赋予了朝阳下最美好的形象。凤凰乃神异高贵之物,世人心羨而莫能一见,故望“栽下梧桐树,引来金凤凰。”其实,在我看来,能否引来凤凰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栽下梧桐树就会有念想,有念想脚下就有力量,生活就有希望。实话实说,我也曾有过一见凤凰的愿望,常在梧桐树下抬头张望,期盼能在绿荫丛中见到凤凰,直至步入

古稀之年也未能如愿以偿。不过,我真真切切见过古城如皋1991年撤县建市的场面。那天,古城万人空巷,主干道跃进路上彩旗飘飘、标语高悬,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、载歌载舞,观看的人群将大街两旁围得水泄不通,有的站在围墙上,有的骑坐在梧桐树上,还有的登上了中山钟楼,整个古城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。心中暗自揣摩:莫非这就是梧桐引来的“金凤凰”!

如今,辛亥革命之印迹、百年历史之见证的中山钟楼经过重建,依然高高屹立于古城中心。再次扩建后的跃进路已更名为中山路,路边的梧桐树也已换成了其他树种,让人多少有些失落,不过几条老街依旧可见被移栽过来梧桐身影,又让人多少有些欣慰。

有人说,“无梧桐、不风景”,我想说,古城再美,如果缺了梧桐的点缀,或许美感也就差多了。

丁芒难忘“南通惨案”

□高白



1985年5月,丁芒(中)在江苏泰县溱湖(麻风)医院采访。



版)。此报还刊出华中建设大学录取的新生名单,丁芒大名赫然在列。丁芒晚年撰写回忆《悼南通四青年》引起好评,苏皖边区的《生活》杂志社的一位编辑,还来华中建设大学向他约稿。他不仅再写一篇悼文,还撰写长文《一个沦陷区记者的日记》。两文同时在《生活》刊出。(丁芒《回忆华中建设大学》)

《生活》是一份苏皖边区的综合类刊物。笔者存有数册。那篇《一个沦陷区记者的日记》,原名为《一个收复区新闻记者的日记》,刊于1946年5月的新五期《生活》。这是作者首次署名“丁芒”发表作品。全文颇长,分为四章,如实记录下“南通惨案”前夕国统区灰暗又荒诞的世界:南通城防指挥部指挥官彭德,嘴里吃着鱼翅,手中抱着妓女,恬不知耻地大谈“要精神上的慰劳,不要物质的慰劳”;政府通知书店老板:禁止自动减价,涨价合法,降价违法;县政府教育科长、县立中学校长纪贯一,光天化日之下,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察,闯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,搜查红色宣传品……种种迹象表明,“南通惨案”爆发是必然的。至于那篇悼文,其实未能刊出。新六期《生活·编后记》说明:稿件过多,临时抽出丁芒、亚非等人的作品。《生活》出完新七期,便已休刊。

那篇悼文,今已难觅。不过丁芒晚年又为“南通惨案”写下多篇作品《纪念“三一八南通惨案”五十周年》《潮音——忆孙平天》《红光流》《永不磨灭的流光遗韵》等。他在《纪念“三一八南通惨案”五十周年》中写道:五十年后我来倾听,坟下依然有雷声隆隆作响!

如今,品读他那些回忆“南通惨案”的文字,也令人心胸隆隆作响!

需要偿还,又受到《新通报》聘用,孙平天晚数周再走。1946年3月7日,丁芒先行一步。他随交通员步行百余里,经林梓到达如皋。如皋时为中共苏皖边区一地驻地。

当晚,他就住在章品镇主持的文综杂志社编辑部(笔者注:如皋大治巷内)。苏皖一地委重视人才。地委宣传部部长李俊民,赶来看望丁芒,真心留他编辑《江海报》。丁芒表明前往淮安报考华中建设大学的决心。第二天,一地委安排船只运送他经海安抵达淮安。丁芒考得头名,进入华中建设大学一班深造(2013年6月24日《丁芒致彭伟函》)。

时在淮安的丁芒,听闻“南通惨案”,义愤填膺,写下《悼南通四青年》。此文刊于《新华日报》(华中

小王家庄(上)

□马志刚

古老的龙游河,在如皋南郊拐出了好几个大弯子,过了龙池港向西南至磨头这一段,河线趋于平顺,但是在离城约十八里这一段,猛地又往西北方向拐了个近两里长的弯子。不知是什么时候,有王氏先人来到龙游河畔,在这个弯子的内侧择址定居,营建家园,其后人口逐渐增多,形成小王家庄自然村落。

之所以被称为“小王家庄”,必定是相对于“王家庄”或者“大王家庄”而言的,不过,当地人也无法说清,被参照的“对象”是哪个村落。

小王家庄规模并不大,旧时住有数十户人家,此村整体形态的最大特色,就是位于村落中央、四周围河的“团沟”,“团沟”四四方方,边长约110

米,围合面积近二十亩,这样的园地规模,在如皋城周边的“团沟”遗存中算是比较大的了。

据了解,旧时“团沟”里住满了人家,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坝作为出入口。“团沟”外有多条河道连通外围水系。在历史长河中,也有外姓人士陆续迁徙而来,在团沟外围形成小规模聚居群落。解放后,村落内居民陆续迁出,在统一规划的居住线定居。如今,整个自然村落内散居着约20户人家,“团沟”内则仅剩两三户人家。

村人介绍,过去小王家庄住的都是平民,村落内大多是草屋,庄户人家聚居在一起,人多,孩子也多,所以特别热闹。旧时,“团沟”沿岸大树成荫,是人们看景、乘凉、唠家常的好去处。

那时的河水也很清澈,特别是宽阔的南河,人们常在河中游泳。

小王家庄的外围,与相邻村落之间,是颇为空旷的田地。其中,向北至龙游河一带的田地,最高的可达一丈,比不少房子都高。依照村民的描述,在我的脑海里,不由得浮现出一幅颇具“山村感”的画面来。

蜿蜒的龙游河,从村庄的西侧蜿蜒流过。过去的龙游河有着重要的河运功能。河边是纤道,坡岸是不长树的。村里的孩子们常来到龙游河边,看岸上勤勤恳恳的人们,也看河里来来往往的“机机快”(机动船)。现如今,这些场景都已不复可见,只存在于村里老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了。

如皋旧景

□董来



翻阅《如皋县志》(1995年版)录入三张彩色旧照《古城如皋远眺》《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角》《如城环城南路夜景》,尽显如皋旧时美丽景象。《古城如皋远眺》中,电视塔鹤立鸡群,楼房平房栉比鳞次。《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角》中车来车往,一片繁荣。《如城环城南路夜景》则展现了灯光闪闪的美丽夜景,让人流连忘返。



Advertisement for RUGAO CHARITY UNION (如皋市慈善会) with the slogan: 文明实践献爱心, 大爱善举暖皋城! (Civilized Practice Dedicates Love, Great Love and Good Deeds Warm Ruogao City!). The ad features a logo with a stylized '善' character and a background of hands holding hearts.